

听人民艺术家王蒙讲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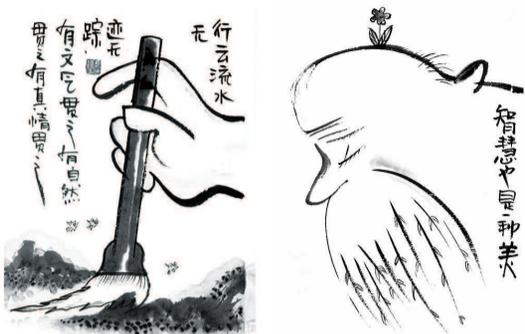


近日，王蒙精选散文集《话里有画，王蒙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话里有画，王蒙说》分为“生活的艺术”“最好的人际关系”“我的处世哲学”“读书又解人”“遐思”五个篇章，精选王蒙谈人生哲理、处世哲学的散文篇目和文学评论、妙语短文，将人民艺术家王蒙幽默的智慧经验、思辨的世事体悟和深刻的人文思想，呈现给读者。

书中包括《为自己创造不止一个世界》《记住：人际关系永远是双向的》《不要以为自己就是尺度》《集中时间和精力也是一种天才》《铁凝——一个把自己放在书里的作家》《飞沫》等

四十余篇。王蒙丰富传奇的生活体验，立体多彩的人物性格，对人生和世界的独到见解，对散文写作真诚自由的信念，使每一篇作品都至真至纯，至俗至雅。本书的亮点还在于创意人物水墨画家彭长征根据王蒙著作和演讲中的箴言金句，所创作的40多幅水墨漫画，文字与漫画虚实相形，妙趣横生。（秋实）



他在凉山，为家乡立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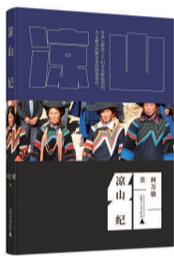
◆ 韩浩月

对于没去过凉山的人来说，凉山意味着什么？想要获得答案，新闻报道和图书报刊是最方便的渠道，但阅读凉山并不意味着你会理解凉山，去凉山看一看，或更能真切地从山川古道、峡谷滩涂中，体会到凉山的框架、气息、味道等等。

近来读到何万敏的著作《凉山纪》，就发现了一个不用去凉山也能领略凉山历史与风情的渠道。在地质意义上，“纪”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刻度，何万敏为凉山写“纪”，是因为他出生成长在这里，观察思考在这里，在写下这句“书写凉山才是最该用心的事”之前，他觉得自己浪费了太多时光。

何万敏是“一辈子都没有离开家乡的人”。这在以前会被当成一种悲剧来看待，而在当下，却又有着特殊的令人动心的地方。因为工作关系，他会从凉山首府西昌乘坐飞机飞往四百多公里外的成都，或者飞往两千三百多公里外的北京，但忙完之后旋即又会飞回凉山，他的人心和心，仿佛一刻也没有离开那里。

“渴望理解山中事物成为我的追求”，在《凉山纪》中，何万敏如此说，也如此做。为了完成这本书，他走遍了凉山几乎所有的道路，到达了凉山所有重要的地方，他是用游子般半是惊奇半是喜悦的心情，来重新发现凉山的一切，他用“奇妙色彩”来形容山中时光，用“梦境般的旅行”来比喻他在家乡的远足，可以拥有这样的心境来面对自己生活许久的地方，是要有一颗诗人般超越现实的心的。



对于外界来说，凉山有着千面万面，对于何万敏来说同样如此，他并不觉得“熟悉的地方没有景色”，可以在熟悉的地方时时看到陌生的风景，是他保持家乡写作的兴趣与动力，他在以文字为探照灯，走进凉山的纵深之处，他写凉山的文字充满了历史与当下的交汇，自然与人的互动，他在向读者介绍凉山，也在向自己介绍凉山，这两种介绍拧成了一股绳，让读者发现了重新认识凉山的线索，也直接地看到了一名凉山人和他笔下无数凉山人的心灵。

崇尚“非虚构写作”的何万敏，在书写《凉山纪》的时候同样采取了非虚构的笔法，但他的文章却包含有诗与散文的意境，虽然看不到很显眼的抒情成分，但能感觉到这本厚厚的书中，流淌着的作者的情感，足以让读者发觉他的心灵之泉在汨汨流淌。作家阿来评价何万敏的写作，是“以真切体验，捕捉历史与现实的细节”，这种“捕捉”动作唯有辅以内心的激动与诚恳，才会以最妥帖的方式，将作者的个人感受毫无损耗地表达给读者。

读完《凉山纪》，我感觉到，自己已经对凉山有了很熟悉的感觉，这种感觉的产生，自然与作者以“导游与朋友”双重身份的引领有关，也与一名漂泊者无处归依的乡愁有关。有家乡的人是幸福的，可以每时每刻写家乡的人，除了幸福之外还会有更多的充实感。因此《凉山纪》不但给凉山立了一个传，它也会促使其他的有心人，在内心里有了给自己家乡立传的意图。

场内场外

——读《生意场》

◆ 谭凯匀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上海人冯桂林辞去国营服装厂厂长的职务，跨入生意场内。浮沉三十余载，他选择以场外人的视角回望场内人，将经商经历付诸笔端，记录时代巨变下的种种世情。这正是写作的魅力所在——只有在一次次回望中，对于自身过往和所处时代的认识才会更为真切广阔，不断加深对自我、他人及当下的理解，文学的开放性和生命性也由此被拓展开来。

《生意场》由六个中短篇结构而成，也可以视为六个篇章，以第一人视角讲述了场内人冯先生近乎传奇的经商故事。作者笔触平实精准，细致入微地讲述了一个个曲折的故事，从场外人的视角去描摹场内人所经历的情感人心。

“1989年1月5日，我独自一人来到珠海，我没有带任何行李，也没有带替换衣服”——小说开头简洁而富于故事感，寥寥几笔，其实不难揣摩到一位青年在面对人生与时代转折点时，要迈出步伐的坚定、果决。叙说者知道也确信着，“我”是坚定的，因为“我不相信在那个世界里我不能生存”；但紧接着，“我”又抛出了一个问题，新世界里“等待我的将是什么呢？”这个问题贯穿整部小说集，在其驱动下，“我”义无反顾地迈入了险象环生的生意场。末篇《发小》，最终隐约给出了这问题一个回应。“我”与发小们从童年至中年，在时代更迭碰撞中，从互相扶持到渐行



渐远，为钱财而反目……场外人借场内人的“我”发出感叹：“我们就像乘上了时代的过山车，被时势裹挟，身不由己，随波逐流”。

这似乎回答了《偷渡者》中的疑问——“等待着我的究竟是什么”，但“我”对这份答案又持自疑，“不知道当年的童话世界和如今的现实实际，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人生”。与此同时，这份自疑还指向开篇中的那份坚定：“我”相信自己能在新世界里生存下来，也的确生存下来了，但生存之后，还有什么？物质文明的背后，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几何？

尽管会有迷茫与困惑，小说主基调仍是坚定而有力的，全书自带一份厚重的真实感。作者并不追求寓言化的表达，而是以大量真实细节将故事填满，呈现出一种粗粝的现实感。这不仅源于他跌宕起伏的职场生涯，更源于他对自我和现实的忠诚。在他笔下，场内人“我”是真正的生意场上的在场者与参与者，同样处于时代碰撞的缝隙中，即便有身不由己的时刻，“我”也挣扎着掌好船舵，迎风而行。我们看到，冲击之下并非只有破灭，个人命运仍有可能因性格和选择呈现不同走向。

当然，即便是“非虚构”，小说也无法一比一还原现实与时代。但这部充斥着大量回忆与记录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客观呈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部分国人的不同际遇和精神面貌，我们从中或可窥见时代之侧影。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即使是虚构，也一定是会发生的真实”。

身患重度抑郁症十余年的作家李兰妮，终于下决心住进精神病院，“躺在病床上，恐怖联想如扑天海浪席卷而来”“我进入幽暗深谷，用属灵的心寻找光明”……既是患者又是作家，走出精神病院的李兰妮说：爱是旷野的一缕光。身在旷野的人啊，你一定要相信，会有一束灵光为你而来，陪你走出无人旷野。

李兰妮长篇纪实文学《野地灵光——我住精神病院的日子》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记录了作者住院治疗的过程以及对于精神病院内部的微观察，描绘了其他精神疾病患者的日常生活状态，生动勾勒精神病院里的鲜活群像。作者身处其中，痛并感受着这个沉默而边缘的群体的忧欢苦乐，还原具体鲜活的人的样貌，揭开的是笼罩其上的误读与偏见。作者书写“院”内“伤心人”的悲喜歌哭，借以烛照的则是“院”外的世道人心。

源于自救与救人的强烈意愿，李兰妮抱病阅读、参考了中西方大量相关书籍，梳理出精神疾病发生的生理、病理、心理及社会原因，书中回顾了中国建立精神病院的百年历史，提示种种有关精神疾病治疗的曲折路径及发展理念。在这片文学很难触及的领域，本书以独特的表现力与强烈的人文关怀具备了超越文学的社会价值。

日前，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等举办的《野地灵光》研讨会在京举行。与会者从不同角度肯定了作品的文学价值、社会价值，普遍认为该书是用生命写出的作品，为当代纪实文学创作提供了一种可能。

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表示：“在我记忆所及，我还没有看到过这样以非虚构的方式来处理精神病院或者精神病人这个群体的作品……关于精神疾病的这样的书写、这样的认识是特别重要、特别珍贵的。这么一位弱女子自己走到野地里去，点起一盏灯，点起一堆篝火。她为此付出的一切都让我们满怀敬意。”他认为，在这个领域里，作者做了重要开拓，《野地灵光》应该成为成年人的一个读本、一个教本。

深圳市文联主席梁宇认为，“李兰妮主动深入精神病院，以高度的社会责

任感和勇气入住北京和广州两个精神病院，接触大量精神疾病患者和专科医院的医护人员，掌握第一手资料，并阅读大量中外精神病学史料，饱含真情实感写下这部长篇纪实作品。”

文学评论家梁鸿鹰说，李兰妮有一种“飞蛾扑火”般的精神：“这部作品的意义，既是一本疗愈个人、安放自我的书，同时也是一本疗愈他人、抚慰社会、警醒社会的书。所以，它有很强的公益性。她用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治疗，踩出一条路来。”

文学评论家施战军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读这本书就是这样的感觉。这本书感染力非常之强，它是自己的一个多棱镜，也是社会众生的一种对话。这部书是交流、交心，同时更是一种厚待、厚待，她指出这种问题，但是对每个生命的体恤之感让我们心里一直跟着它怦怦跳。所以《野地灵光》闪烁的是灵魂中的暖光。”

评论家徐可认为，“这本书不光是一个自我的释放，而是对他人的关照，这需要有非常巨大的勇气。”“它不光是文学性的著作，而且是学术性和科普性的著作；在普通的文学很难触及的领域，向读者讲述精神病人的世界，为我们开启另外一扇精神的窗口”。

评论家刘琼将《野地灵光》与契诃夫的《六号病房》对比，认为二者“在最后效果上是一样的，在对象上是有一致性的，她要描写这种病痛的遭遇，也表现当下中国人生存的状态，包括精神危机。她阐述人类生存困境下，包括自身的这些细节特别打动我”。

评论家李朝全认为李兰妮和史铁生“可能是中国作家里两个著名的中国病人”，“史铁生是一个身体残疾的人，按照书里写到的，兰妮自己是一个‘精神残障人士’。他们用不同方式处理或者接近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人和世界的问题，我和外在这个世界的关系，实际上思考的是人的生存哲学的命题”。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何向阳认为，“精神疾患及对它的观察研究，反思种种，是非常沉重的话题，但也是一个光明的话题，李兰妮用她的长篇纪实文学《野地灵光》为我们带来光，让我们从文学中见识了她的坚强”。

《野地灵光》：疗愈自我，烛照他人

◆ 安安



新书速递

《老后两代破产》

这本书是《老后破产》的续作。在前作关注独居老人的基础上，本书进一步对日本老人与子女同住的情况进行取材，挖掘两代人同住引发的危机。子女与老人同住的家庭所面临的困境并不亚于独居老人，子女处于无法兼顾工作和看护父母的两难境地，两代人同住的结果是一同被推向“贫困的深渊”。本书向读者展现日本社会中普遍存在却容易被忽视的社会问题。（上海译文出版社）

“新坐标书系”首辑

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呈现出独有的特色。一是继承创新，古典文学传统、现代文学传统、1980年代文学传统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融会贯通，有创造力的作品不断涌现。二是时代剧变，景观纷呈。文学的内容、形态、审美与传播发生了新的变化。“新坐标书系”聚焦新审美、新形式、新作家、新读者，力求为新时代的文学提供全方位、立体性的集合。

书系里的“青年世代”指的是那些在我们的时代创造出独有的美学景观和艺术形式，并呈现出当下时代精神症候的作家，以出生于1970年代、1980年代为主，共五十位。他们以“长画卷”的形式描绘中国当代文学近二十年的发展变化图景。第一辑六种，分别为李修文《哀伤之歌》、徐则臣《信与爱的乌托邦》、双雪涛《侦探·工匠·小说家》、葛亮《无岸之河》、鲁敏《姜泥与飘逸》、张悦然《让故事结束在一个新的开始》。（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